# 說理會編

說理會編卷之六

越　季　本撰次

吴表洪愈訂正

實踐二

韜晦

當陰陽否隔之時君子抑塞不通但當儉德避難不可引類危言多招忌嫉果能誠心爲道則德不孤必有鄰雖與一二同志隱居求志亦不爲少此碩果不食之理也抗儒伐黨之禍可以戒矣孔子當春秋衰世不能忘與人爲善之心則與其徒周流四方擇可居

之地而講道焉惟闇然爲己而已故居是邦也不誅其政不非其大夫未嘗敢危言也然猶爲群小之所惡故毀於武叔畏於匡人阨於桓魋況以文章自見於危亂之邦乎

## 處死生

人謂聖人無死地以其明炳幾先能全身遠害也常理固是如此然遂謂比干之死雖得稱仁而未爲聖德之至此言害道却甚蓋楊氏之徒欲文貪生避死者之說耳而不知聖人之學主於時中當生而生當死而死隨其所遇而已死幾豈聖人所欲蹈哉顧時乎

當死則有不可得而避者先師論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謂當其死時心不忘於義理之正
非謂期於必死也然而係之溝壑喪元則亦見其不
以死爲難矣如比干以叔父至親與微箕二子同時
事紂紂者商賢王帝乙子當其初先王遺澤尚存三
子豈忍逆億紂之不善而先以見幾爲明哉至紂惡
日稔亦不可遽自潔身此貴戚與國同休戚之義也
及微子以舊云刻子之故見疑而去時箕子比干俱
在其去循安也其後箕子因亦被囚比干於此欲去
不得已無可爲則不能不舍死極言冀其感悟此固

即其心之所安也心之所安即其不忘於義理之正也故謂之仁雖至聖處此亦豈能加毫末哉乃謂聖人必無死地可乎若謂聖人不死則於理有之蓋聖人能全天命之本體其形氣雖有盡時而本來真性則歸於天地之大分與天地合其德有感即應雖死猶不死也

死節須求真心所在不但死得其所而已春秋大夫之死節者惟書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以其皆當死而誠於死事者也誠於死事然後可以語處義從容矣至於死非其所雖慷慨殺身孔子猶謂之自經溝瀆而

況有所夾雜或不得已未免動於利害者哉

孔悝者文子之子也父子助輒以拒蒯聵非可委身之主子路何以臣之豈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歟文子猶賢子路筮仕必自此始盖辭尊居卑之時止是爲家臣耳然其心亦欲推薦孔子以爲行道之兆衛君欲待以爲政殆有力焉文子既沒而悝又禮貌未衰子路義不當去其仕悝父子未可盡非也至以食焉不避其難爲義而犯蒯聵之鋒以救孔悝倉卒之間雖死亦不失爲有義氣但當蒯聵刼悝登臺之際特欲要盟使納已耳未有必欲殺悝之意子路既聞孔

子正名之教則於蒯聵之入自當有處何必死哉乃
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
若焚臺半必舍孔叔忿然無復臣子之禮大非孔門
學者氣象左氏所傳要亦不得當時事實也
子路爲衛孔悝家臣遇其難而死此義氣所發非勇者
不能也然却是可以死可以無死處故其死爲傷勇
傷勇則不得爲仁先師謂其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
未必皆出於天理之公也此說得之矣又曰事君而
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
義則勇非所宜勇不得爲仁矣此處却宜精察如衛

君待子而爲政孔子無不仕輙之理既仕則必食其祿矣但所主在於格君心之非有不合則必辭祿而去所以得全其仁也若子路仕輙雖本爲貧而無行道之責然孔悝助輙拒父亦須有救正處不審事機而徒食其祿犯亂邦不居之戒矣其死安得爲仁哉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孔子不以爲非仁

苟或功名之士也非能以道自重者或見漢室崩亂懷桓文匡佐之義亦可謂有志矣但闇曹操推畧乃赴東都從之不待其招而往則非定其交而求者也蓋意氣相投而即委身亦太輕矣何以正天下哉其初

不知曹操之奸故與之舉賢用能發機决策然心則未忘漢室也及董昭欲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操欲從之而不臣之迹彰矣彧拒昭議而操不平此操殺彧之本也或謂彧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操以其誣己而恨之此史臣爲操文奸之言耳若彧者非所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耶司馬光斷其死漢室誠篤論矣而以仁許之則孔子所稱管仲之仁者乃謂其不死子糾之時或出於一念之正豈果有取於事功哉至蘇軾謂彧爲聖人之徒則益過焉軾由不知聖人之學故其言如此彧道不足以正己智不足以知人

卒爲奸雄所賣自蹈殺機雖操比之子房竊以爲不
及焉而况可以語聖乎
程子謂唐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爲害於
義後雖有功不足贖也比於管仲之不死子糾則仲
可自免以圖後功其論甚正范祖禹發明其義尤爲
詳盡蓋以管仲言之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桓公又以
賢而先入君齊仲與召忽乃奉子糾爭之非義甚矣
初本奉子糾以奔君臣之名分未定則子糾之難可
以無死棄邪反正於心爲安故孔子取其後功不以
其不死爲不仁而召忽之死則比之匹夫匹婦之自

經瀆而莫之知也其斷案已先定矣若王魏則異於此唐高祖創業之君也寬簡有智畧其立建成為太子必自有見且既有父命孰敢有異心而太宗為之弟將為秦王豈得以功加之意其奸險窺覦陰懷異志蓋已有日必非真能辭立者也史多飾詞遂失其實觀其開館延文學之士以樹私黨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勅並行太宗儼然不辭於匹嫡房杜諸人亦無所警發則已不復知有太子之尊矣至其臣僚互生嫌隙而太宗以危言動高祖則若建成真有罪可討者而高祖報曰明當鞫問則未有必誅建成

之意也如此則待早黎可也而先入伏兵擅行誅殺
罪狀不明何以服天下高祖不得已令內外諸軍一
受秦王節度以定衆亂此變其子之私心也使有王
者作其不以太宗爲簒弑之賊乎天下以爲賊而尚
可以君天下乎王珪爲太子中允魏徵爲太子洗馬
雖曰高祖所命既命事建成不可以爲君臣之名分
未定也建成又非得罪宗社而被弟賊殺王魏可不
捐軀以赴難乎既不能死而又臣之此其心安乎故
不可謂其不死不害於仁也尹起莘乃謂王魏委質
事高祖食高祖之祿不得以所事爲主而讐太宗則

濟奸之邪說也君子義重於死故患有所不避滅天理悖人倫生不如死尚有何辭自解於天地間哉

不枉己

孔子居是邦必聞其政蓋將君求見孔子非孔子求之也孔子之求求之於溫良恭儉讓求諸己者也若他人之求則屈己以求見矣然則孟子不見諸侯其孔門之家法歟然亦豈謂固守不見之節如段干木泄柳哉當其可見則見之耳蓋君欲用之而使人再三致聘如成湯之於伊尹雖未有再三之聘而其君能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如梁惠王之於孟子其次本非

招賢而但先以幣交如季任之於孟子已至其國而迎之致敬以有禮如衛靈公之於孔子其次禮貌不及靈公而但以禮先如陽貨之歸孔子蒸豚此皆可以見若也若儲子雖以禮先而孟子不往見者則又以其無居守之責得以就見孟子而其人又可與言善非若待陽貨之以惡人也則俟其身親來見而始往見之大抵君子小人處宜有異君子將求治道必當觀其好賢之誠小人少有善端則當順其反正之勢各有隨時之義焉夫聖賢之見諸侯所以行道屈己求人人誰重之故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孟

子爲陳代公孫丑萬章論不見諸侯之義已悉大要主於正己而已矣故非其招而召見猶不可往而況不待其招乎

## 審出處

古之賢臣必擇君而事故定可交而求審可親而宗此求明王之所以受福也成湯之於伊尹當其初聘之時禮意已至伊尹既遇明王已可即就然而必待三聘不肯輕出者恐其心或不誠則不能有終耳枉己者不能正人此出處之律令也伊尹全無一毫急功名之心故不輕徇人此其所以能絜身也歟若許衡

則異此矣宋末世亂兵興生民塗炭時元世祖出王秦中衡見其度量寬洪知人善任又能信用儒術遂膺召而委其身固自謂可以用夏變夷也然正己物正衡不及焉雖諫行言聽所益良多而卒不能變其舊習衡以道自任者也其心豈能自安哉丘文莊極詆衡仕元之失惓惓於夷夏之防此拘於形迹之論耳使世祖果有以夷狄正中國之志衡果有用夏變夷之功則配天之業何限於薄海內外哉惟衡老婆心急且利小康而不能如伊尹之必以湯之聘幣為也則未免有所遷就一陷其身遂不能出矣否則志

以道寧幾能早斷豈不可變姓名而遠去哉雖然衡亦衰世之意也其所以不能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德不足以格君心化不足以及殊俗而定交之初又有所遷就耳然瀕死而語其子以愼勿請謚立碑則固內自訟而不失其本心者也衡豈可盡非哉

謝顯道謂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所謂可者以其磨不磷涅不緇而德合時宜耳時苟不宜聖人亦未嘗以爲可也如公山佛肸以畔臣召孔子而皆欲往謂雖惡人苟有向善之心無不可與有爲之理然察其本心非誠於求治者不過欲假孔子以爲重耳不

審於初噬臍無及此孔子所以卒不往也聖人曷嘗不論人之善惡身之安危而摩頂放踵一於利天下哉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通乎上下之論也

古之仕者聘於丘園而起上也養於太學而升次也其挾一才一藝上無由知而家貧親老不能不資於祿仕則亦必有進身之道焉待招而往執贄以見亦未嘗輕身于進也如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初亦必有招士之科而選舉及之豈若後世之奔競哉但既爲貧則不辭於課試耳

明去就

孟子謂膠鬲舉於魚鹽之中朱子以爲文王舉之然膠鬲殷之賢臣與微子微仲比干箕子並列豈當紂之時潔身去亂隱居魚鹽而文王得以舉之邪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則武王伐紂之時膠鬲尚未去殷也君子見危授命安得復去而仕於周耶且書君奭稱文王脩和有夏之五臣不及膠鬲而膠鬲之迹他亦不見於周廷則謂文王舉之者得非訛傳之說邪

微子箕子皆紂之親戚也紂爲無道二子以貴戚之卿

無可絶之義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微子則以出爲迪此其定見也及微子見疑而去位箕子見囚而爲奴自靖自獻豈有異於初心哉紂惡不悛人望已絶武王一著戎衣至於革命此應天順人之舉而商之孫子侯服于周於人何尤乎故箕子因訪道而陳洪範微子因求後而繼武庚一以隲下民一以存宗祀固謂武至爲同德之聖不相疑也而二子實無臣周之心焉蓋雲龍風虎會各有將使與牧野諸臣同列則彼此自不相安豈惟有亡國之感哉然

武王皆待之以不臣故商丘之建邦崇以作賓之禮朝鮮之啓土遂其居夷之高此可見周德之盛而二子亦得以自安焉此所謂兩全也若趙孟頫則不可以語此矣胡元本無安天下之德而子孫負宜念祖宗之讐醜面事之於心何忍夫孟頫文人也以才自眩烏足責以遯世無悶之道哉

孔子行道之幾惟在季桓子當時魯國政權全爲桓子所制使非桓子相信何以通於魯君故惓惓以誠意感通桓子爲事稍有信心即行道之幾也所謂爲之兆者如此不然則魯司寇之職孰與任之平齊墮邑

之葉孰與行之故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不是枉道求合志在成物啓其良心而已矣苟見惡人而即有所厭惡已非天地無棄物之心況當國秉政之臣而志不相孚安能濟天下之事乎此非可語於悻悻之士也及齊人歸女樂受之而不朝者魯定公也而記論語者特歸於季桓子正見孔子行道之幾全係乎桓子也女樂之受已是不信孔子乃其志不在治故爾孔子親厚桓子止爲行道於此不合何以有爲君子見幾而作見此而已此等處先須求孔子志之所在本不是功利上起念故能隨遇灑然

無所粘帶得之不得則曰有命雖桓子不相信亦無所怨悔但反求諸己而已故曰出則事公卿何有於我哉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此以季桓子受女樂言也蓋其初桓子嘗有欲行其道之言至是則言弗行矣去魯之志蓋在於此然居父母之國其或禮貌未衰則猶可止從而祭者謂適當祭祀之時也服冕以待膰肉而膰肉不至則有意於簡慢孔子使無所安其身矣孔子惡得不去哉

孔子曰賢者辟世是天下無道則隱別無可仕之國矣

其次辟地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非可容身之國矣其次辟色則禮貌已衰無悅賢之意與其君不相親狎無行道之幾矣其次辟言則其君本有欲行其言之言而不行是言相違也所重在言則雖禮貌未衰而亦當去矣此與孟子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義同言將行其言而言弗行也則去之是辟言也雖非欲行其言徒以禮貌相加禮貌既衰則去之是辟色也本無禮貌之及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而君恥之而周之得以免死因其君有自悔之心而居其國是猶可就也若危亂之邦無罪戮士則其國不可復居

是辟地也甚至天下俱無可往則爲辟世矣其差等如此蓋亦因所遇而有不同耳

## 讓國

朱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即夷齊扣馬之心此說害義最大太王聖人也與賢與子本無意必豈有欲立季歷之心至謂泰伯不從則似真有利天下之謀者此豈可以語聖人哉夫所謂以天下讓者讓任天下之重寄於季歷非爲他日得天下而言也泰伯之讓亦是家庭常事必知季歷精神氣魄足以任重而已不及焉故欲使嗣父之世讓之至再至三一順乎天命

而已此聖人無我之公也然季歷安天下之功泰伯
之所爲也而人一無知者此見泰伯泯迹無爲但求
各得其分而已故孔子稱其至德至於季歷不得已
而受泰伯之讓亦以順泰伯之心無所避也泰伯亦
何必逃之荆蠻邪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
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兄弟之間
友愛之篤似相與面語於一堂之上者豈可以後世
之淺見窺哉然泰伯季歷皆聖德也以才則季歷過
焉且有成功而至德之稱但歸泰伯此可見聖人之
所以爲至者亦惟論其德耳

史記載伯夷讓國此可以讓可以無讓者也如果以父命爲尊讓焉可也但叔齊亦重天倫而讓兄弟皆逃則先王封國傳之先祖將委非其人而不顧乎二子雖讓當時人心必有所屬以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義推之若國人欲戴伯夷理亦可立必於讓國恐非通道孟子但言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未聞有讓國之說子貢嘗疑伯夷爲怨是本其不食周粟言也於讓國內安得疑其有怨心乎孟子謂其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伯夷本無百里之國者也豈徒守匹夫之介節者哉其餓於

首陽山止以武王伐紂爲不義故不食其粟耳孟子

謂其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一言以蔽之矣史記載

其諫伐事亦非也伯夷之歸西伯止是就養如許行

願受一廛而爲氓之意未嘗仕而食祿也文王沒後

伯夷未嘗爲臣則時亦不當言矣安得遠有出諫武

王之理况聖人用諫義必先格非心止於未發今叩

馬而欲沮其事將使武王收兵而還乎此又迂儒不

解事之見也孟子又謂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必指武王之諸侯正由此時伯夷尚居下位

諸侯禮聘不肯出仕故謂之不食周粟非謂諫伐而

餓也蓋伯夷清靜寡欲雖歸文王而亦韜晦無名故周廷無伯夷之迹使爲文王所知則必有後車之載而伯夷亦豈肯視文王爲惡人之朝一無所建立哉故知善其辭命而至若武王之諸侯也蓋其事在武王伐商之後矣此伯夷所以爲成己成物之學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雖得天下不爲也史記所傳不過若後世一氣節士然不可以爲知聖人矣

## 處惡人

凡處惡人但可不惡而嚴無截然不與交談之理如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而王驩爲輔行反齊滕之路

未嘗與言行事蓋王驩自矜才智事事向前有不容孟子指示而悉能辦集者則聽其所爲以全交誼雖不言可也故曰夫既或治之矣予何言哉夫指王驩非謂有司也然所不言者特使事耳若尋常講論道理豈得不言至公行子有子之喪而王驩以右師與齊之群臣奉君命往弔人以驩有權勢或進而與言或就其位而與言分明是媚竈氣象孟子以君命往弔之禮不當歷位而言踰階而揖也故不與驩言乃據一時弔禮而行耳豈爲絕驩之故哉朱子乃謂王驩孟子所不與言則似驩終不可與言者絕人太深

矣將能免疾之已甚之亂乎

說理會編卷之六 終

# 說理會編卷之七

越　季　本　撰次
吳　袁洪愈　訂正

## 賢才一

### 人才所重在德

德與才本非二也仁義禮智存於心者爲性之德其情可以爲善而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才本德之用也才有大小由德之充否德充則才大德未充則才小才豈外於德哉司馬溫公言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此自

其體用相離者而言耳非合一之學也旣離體用則不但才自爲才非才之正而德亦自爲德非德之全矣故論才者亦本於德而已
古人用才所重在德孟子言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謂有德者能謂有才者然歸本於貴德尊士之一言可見才不外於德也自三公九卿以至百執事雖高下殊品孰非有位之人而職則有位者所任之事也授之以職則各因其才之大小耳書稱九德六德三德正言才之等差也用才本德雖小知大受量各不同然其忠君爲國守己愛民則上下一心也百僚師師

各安其分何嘗有賢智先人而求倖進者哉惟此義不明凡強毅果敢機變開明者槩以爲才而不論其心術則小人而無忌憚者皆得明揚既無其德則阿諛取容媢嫉自利無所不至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豈可外德而言才哉自三代以下以才而居位者不少然惟無德卒歸於小人之僨事而已世之論才率以言行硜硜者爲不足用是盡欲人爲臯夔稷契也夫臯夔稷契豈多見哉故孔子以爲才難其下言行必於信果無失德者不害其爲士雖不能通達事變則廉者使之守

藏謹者使之守門隨其才而器使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各有所成斯已矣豈必人人悉多能哉一勺有源之水猶愈於數頃無源之水無源之水雖多亦以奚爲

才與德自其合一者言則德大德也才小德也小德之川流本大德之敦化故君子之學先立乎其大者小德或有不知不能豈害其爲大邪堯曰大哉其德如天未必盡知盡能也至舜曰君哉則明於庶物比堯爲精精固從大出也聖人豈有異德哉但大者渾淪而於節常畧小者細微而於事常詳其所造則然耳

若論所遇則朴世宜畧漓世宜詳君道宜畧臣道宜詳易言大人文炳君子文蔚炳者疎朗之意蔚者茂密之名意可見矣故以畧當畧以詳當詳施之各得其宜豈非相濟之道乎後世之學惟從小者講求而於大者不能合一所以小道雖有可觀而致遠則泥故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其許仲弓之簡則以南面而子貢之多學則但以器稱之曾子爲孟敬子言君子所貴之道三而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可見君子之學所務者大矣所務者大即是大才所務者小即是小才

而才之大小分焉先師嘗言才畧謀畧方畧經畧古人皆謂之畧畧則簡而不煩可勝大事因畧致詳隨時精進而已何難之有若務於詳鮮有能畧者蓋不患不能詳而患不能畧也然則大才當於立大本中求之

才與德相因自本體言之德未有不顯於用者所謂良能也但氣禀有拘則才亦各因其質之所近一才一藝各有所長非癡迷之甚未有全然無用者也然養才惟在乎成德充實而有光輝則才之所發越也至於化則聖人矣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

十人此聖人之才也然世亦不多生唐虞之際堯舜
二聖人之所交會而止於五人至周始加多焉至有
十人亦累朝所蓄之正氣也故孔子曰唐虞之際於
斯爲盛言自唐虞交會之後至周乃盛然猶有一婦
人而實止九人此孔子所以爲才難也此等人才得
一人焉則雖止一㢠亦足以興夏一伊尹亦足以興
商况至五人十人乎葢其德足以容衆其明足以知
人舉其所知以及人之所知凡一材一藝因德而成
者皆爲所用無有遺賢此天下之所以治也雖如孔
子生當衰世而志不得行則亦興起善類養成人材

其光輝亦自發越何必用世然後為才哉自周以來亦惟孔子一人而已則其餘不皆如孔子可知矣而謂才可輕乎才難之言蓋有由矣

朱子謂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未有聞也夫既不聞聖人之學不知所謂才德者何所指耶輔漢卿發明其意以為二子才德以資質言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是二子之才德蓋指天資而言也然才德豈可分而為二哉二子皆覇者之佐

也霸者假仁不可以言德但自天資言其才猶近正耳管仲才氣本大又藉齊富強之勢其威權足以發揮故益見其才之優子產才氣本小又處鄭衰弱之時其力量不能展布故益見其才之劣豈可緣此遂謂其與德相爲勝負耶

養才所以成德

世嘗言人才難得當愛惜之此爲養德言也人雖未嘗有德而其稟氣本善雖或陷於不善而猶知改過君子以善養人而有教無類庸忍遂加棄絕乎所謂愛惜人才指此類也否則其人不足以言善當自有進

賢退不肖之法豈宜使憸人得以亂正哉

亂世人才與平時不同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至於放辟邪侈者蓋多有之然其間豈無英士故用人者必須延攬撫恤不羈之才得以拔出如英布起於群盜陳平起於亡命彼遇能訓將御得用力之主亦自折服於漢世皆能賴以成功古之君子以善養人有教無類所以人皆成德要其所就不但如平布而已夫豈可有棄物之心哉惟下愚不移則雖聖人與居亦不能化而入耳故帝堯之於共兜初亦未嘗不容養也如其不可移何則卒至於流放而已矣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人亦何憾焉

去取人才當視治亂以為重輕

亂世人皆習惡成俗為惡之勢重養其善則足以移惡故取小善治世人材習善成風為善之勢重引其惡則足以害善故去惡貴嚴此亦陰陽消長之幾復姤之道也然小善未可遽信小惡未可遽疑觀其善惡根本之所歸而消長斷焉

人才進退與陰陽消長理同

人才進退即是復姤二辟卦陰陽消長之理如復一陽初生當安靜以養之不可求之太速二陽浸長則當

順其欲而容保之乃以上臨下之道也如此則能使之感悅故曰咸臨咸者感也泰則三陽在內君子道長善類情通而可以有為未語乎治功之盛也大壯四陽已進而二陰勢退以我之壯乘其退勢而去之則為力甚易故曰藩決不羸然陰猶有黨故須決去若夫五陽黨盛則一陰之在上者勢亦孤矣決於自治勿有退心則彼一陰者不久而自化豈待與之力爭哉所謂告自邑不利即戎也若復力爭使無可容之地則疾之已甚人懷抗心將不轉起履霜堅冰之禍乎故柔乘五剛而謂之揚于王庭言一陰未盡猶

揚揚然在上非謂可以暴揚其罪也暴揚其罪則失於即戎矣陰進則爲姤然五陽在上猶未遂退故陰爲遇陽言其依陽而善也但陽極而退則恐不足以制陰故有羸豕之戒猶坤初六之言履霜也遯而四陽在上陽猶盛也但二陰浸長其勢漸進故當沉晦以處之不露形迹使小人潜消默化而不知所爲故謂之遯而九二之象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脱蓋黄牛得中之象也小人革面而得其本心之正使之欲脱不能此處遯之道非謂當遯之初即宜遠去而以後去爲遯尾之厲也如此說遯則烏獸不可與

同群而當否隔之時又何以加邪否三陰在内君子道消善類無可通矣故有儉德避難而已觀四陰在下而二陽在上陰雖已盛然在上二陽自爲黨與而五之中正足以表正天下則群陰又烏得而侮之程子曰治小人之道正己爲先此之謂也至於剥則五陰之上僅存一陽陰進但知剥陽而已惟六五以柔得中雖剥而順是陰之反於正而從陽也故有貫魚以宫人寵之象而陽無可盡之理極則能止其所以統馭群陰者必有道焉蓋孚下安宅乃其本心初不問小人之欲剥廬也所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爾萬方者如此故得與而爲民所載陰雖終不可用然柔中之德不可盡以小人爲無良也由此觀之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人惟在陽剛能自爲主耳小人之進又何患焉苟非化惡而爲善則安保其不剝廬哉

舉賢不用私智

聖人告仲弓爲宰以舉賢才仲弓曰焉知舉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夫仲弓之言何以便

至喪邦蓋欲人人皆由己知是欲成一己之私也如此便有許多疑忌不能與天下公共其何以使人相忘於道化哉聖人之言却是王者皞皞氣象郎人之心悅誠服可以見興邦之效矣而人安可用私知哉

聖人告樊遲舉直錯諸枉分別善惡本屬於知然所舉之直則仁者也能使枉者直則化不仁而爲仁矣聖人之言是以仁上起念故枉者能直若樊遲則從知上起念謂既有分別善惡之心則不善者疑於見棄意其無以激昂故復問於子夏及子夏告以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然後知夫子之意主於仁

也而獎遷之見不及此矣只仁知之間亦遂有大小公私之異然則人其可不以善養人哉

求賢當因言考實

圖治以求賢爲急自聖學不明人無實行雖求之鄉舉里選亦有不得真才者故後世以禮羅天下之士恒因言以求其心文章言之精者也科舉取士視文章以爲高下雖非古法然唐虞敷奏以言之意亦謂舍言無以知人也聽其言也而又稽其實行則有明試以功之政焉徒取其言而不試其實則人得以容其僞矣故聽言信行雖孔子猶不能不失之宰予而況

於他人乎

說理會編卷之七終

# 說理會編卷之八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 政治一

### 心政一

政也者所以通乎民情也民心之所順天意之所歸也故虞夏商周之書言政必驗於天命人心政豈可以僞爲哉
心也者通乎萬物者也其理具於己則爲性性生理也生則以愛物爲心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愛之所行則

為道道未有不及人者故親必行於父子義必行於君臣別必行於夫婦序必行於長幼信必行於朋友以其與物相通也故道謂之達道苟不及人則心有所間隔不可以為達矣蓋不忍之心為及人言也而於已則當忍忍於已者不私其所欲也故君子之為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矣中間事事物物處之各當即是政也故不忍人之忍忍人也必有忍其乃有濟與動心忍性之忍忍已也忍已則可忍人則不可不忍已則欲肆矣不忍人則理行矣惟忍已然後能不忍人也故人有怵惕惻隱之端而不能擴充者

不忍已故也

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但知而不能行者多耳如人之於老孰不知所老之於幼孰不知所幼之此不忍人之心也當一念發時即爲私欲所遏所以不能擴充以盡其量故必有不忍人之政而後良心得以發達政也者良心之見於行事之實者也如欲老老則必有老老之實事欲幼幼則必有幼幼之實事皆政也政不待推之天下而後爲行家庭之間行之必盡其實論語所謂孝友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隨其所至運此而已

故政者行之實徒有其心則知而不行何足以致成功之一哉

政不責人

凡言政者皆謂正己也孔子告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所謂正人者亦惟正身而俟人自化耳故道之以德正身也則人固有感發而興起者矣其或天資淺薄而不易感發者則以禮一之禮者天理之節文處之曲盡其情故曰齊之以禮則禮亦德之精密處耳如大學論平天下曰上老老而

民與孝上長長而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道之
以德也又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而道不外乎與
民同好惡是齊之以禮也德禮即明德也而道之齊
之所以親民也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豈假於
條教號令以求人之正哉觀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
底豫但以善薰蒸而待其自乂又何嘗正於瞽瞍如
其正之則爲格姦矣而豈聖人責己之心哉中庸論
學所以必言脩道之教者以人化驗己德也人有未
化則教有未成反求諸己而已脩道者脩道於己以

立化人之本此所謂教也朱子平日論政惟以正人之不正爲說因以脩道爲脩人之道而假禮樂刑政以爲治具夫禮樂刑政以德行之則固德也若專以防民是求之於人也非聖人以身立教之本意矣且如征討所以正人此刑政之大者然必諭以文告開其自新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文序成而不至於是始有攻伐之兵則禮樂亦行乎刑政之中未嘗不待教命而即誅也如湯之於葛啓之以祀先之孝而遺之牛羊以供其犧牲爲之耕以供其粢盛及葛伯不悛又殺餽餉之童子是被害者望湯來蘇惟恐後我是

其正也因人之各欲正己也故不戰而人自服此雖
征伐然不得已而爲民除害亦德之所以濟不及也
知此則知政矣

治天下不可無法度自古已然況於後世不謹三尺則
下無法守小人之犯刑者多矣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以其時淳漓故治猶疏濶及其衰也民僞日滋
物情多變德禮有所不能濟而議事者亦或無制則
刑書有不得不作焉蘇子嘗言讀書萬卷不讀律致
君堯舜終無術亦未可盡以爲刑名家之說也夫致
君堯舜雖本於德而律則所以濟德之不及蓋亦識

時宜者矣如舜以庶頑讒說教之不改而欲威之禹則欲其弛鞭朴之威而專以德化是不欲用刑也然禹功既叙而又有頑不即功如苗民者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此舜所以有待於皐陶之明象刑也舜之好生本與禹同而更相講論以酌時宜盖用刑有不得已者焉惟用刑之中而以德爲本則即是道揆耳

大學親民程子以爲親當作新而先師但從古本親字正謂新字有使人從化之意是正人也不若親字之本於德耳朱子釋明明德於天下以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是使人從化之政也而天下明德

之明不在我矣

小民之不得所者必有怨怨則必有非毀之言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譬之射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豈可以尤人哉故孟子曰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與民同樂可以王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在易之剝陽之剝陰如民之非上也然其心本欲得君之愛如陰之順陽也故當六五之位原其中順之心而發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之義聖人知其然也故於上九又發碩果不食之義蓋

陰雖蔑貞而在上者一念之仁未嘗有息順民之欲而以厚下安宅則君子之所以得輿也不然則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怨詈日蒸甚而卒不可解矣

## 教養一道

教養一道也上天立君治民以復其性則主乎教焉唐虞司徒之官本以養民也而命契爲之則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伊尹欲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則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此立君之本意也然言教者恒以養先與教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豈非以衣食足而後教化可行

乎苟無恒產因無恒心欲驅民之從善難矣世固有
德性深厚無所待於養而興者所謂無恒產而有恒
心惟士爲能也若夫凡民則淺薄矣其心雖未嘗不
與而所養不能自遂則幾乎息矣故養也者所以成
乎其教也然民肯於恒產上治生則非恒心先開者
不能也此見恒心乃人所固有之善而聖人之教始
終只是成此心耳

鄉約書院之教

藍田呂氏鄉約最爲善俗之良法然亦後世比閭族黨
之法廢而民間自爲此制耳使如漢時三老主教化

則今之里老固其遺意也何必別為鄉約哉書院之建亦然既有庠序學校何事於書院書院者亦庠序教衰而民間私聚其徒以講學之處也有司之禮既失則不得不求之於野矣世有併鄉約書院而盡廢者得非隋李德林欲廢鄉正鄭然明欲毀鄉校之意與

為政宜先省刑節用與民同好惡

為政者均田里改制度皆所難為何則愚自用賤自專民皆不信從也民不信從則亦仍舊去其弊之太甚而已惟有省刑節用而與民同好惡是則可為也王

道以得民心爲本何必好爲苟難哉孟子告梁惠王欲其行王政也然必先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惟順其所欲使有養生喪死之資然後及於制民之産則施爲固有序矣雖光武治天下其初亦只如此但其愛民之心無窮必至於平則三壤敬敷五教而後盡耳漢之文景恭儉愛民至於富庶亦不可謂不知王道之始也惟以其非親民之實學而治效止於如此則不可以語至誠之功用耳然則爲治之初固當以恭儉爲先務矣

制用宜有節

古人取民只是什而取一重則民不堪輕則用不足故謂之中正之道所以制用不得不量入爲出後世不知仁義之政當先節用則惟因出制入而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後將何繼邪不但治國當如此治家亦然温公家儀及梭山家制皆言制用之節有益於儉德不可不躬行也

稱貸爲養民切務

古者政務養民田以井授常有贏餘以備歲歉及周之衰政仍夏弊變助法而爲貢校常數以取盈於是凶年力不足之家復有稱貸者矣稱貸非聖人意也政

不足以養民而民始自相通融以為養耳然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是亦惠而不費之道也竊疑當時稱貸
亦宜有制故貸百月三之息自漢已然至於今不改
豈亦衰周之遺法歟不然則強者必加虐於困窮弱
者必見侵於頑悍民情日偽訟牒繁興勢所必至也
頃歲以來災傷地方有司嘗發廩以賑之然而卒無
救於餓莩者豈專以細民無常業而閭閻乏餘蓄哉
亦以議救荒者期於賑濟而已然以費為惠所濟幾
何而况隱覈失真利歸豪猾重可惜也今井地不可
得而均矣富室或連千頃之田而貧民僅藉一身之

力麤常在富之常在貧貧民所資以養者不有在於富室乎不惟民資以養而公家不時之需亦有賴焉君子履德心以平政體其於好惡豈宜先有抑富之心哉故常勸富室以通財而陵弱賊仁者必罰責貧民以盡力而惰肢犯義者必誅時其豐凶節其緩急無所偏也漢儀刺史行郡國首問強宗豪右爲其陵弱也如有出己之財濟人之急而小人乃反以怨報之餘奸搆訟古所謂刑戮之民也而或者聽之嫵附豪強因避形迹致加羅織之罪以長奸頑之欺是啟之失信棄義而爭民施奪富者誰樂於施邪富者不

施則貧民坐斃其於治體所係不小也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是其政欲使民富也富藏於民化行於俗則上者可以通糴下者可以稱貸因民之利而無所費焉荒年饑歲何憂於賑救之無策哉

救荒之法

救荒無善策果如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則發廩以賑貸可也不如是而爲君倉廩實府庫充未免斂之於民此孟子之所謂民賊也然發廩賑貸亦是分人以財之惠非惠而不費者也惟

藏富於民乃為上策故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豈迂濶之言哉民間蓄粟如水火則可以自相通融不資於官矣譬之水泉勢必潤下溢於此則流於彼溢於彼則流於此不遏其流則隨處充滿何勞人力哉是以齊桓公之明禁必曰無遏糴而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君子以之論曲直也遏糴之事覇者且不為而况以德行仁者乎世之淺見者鄰國凶荒米價高貴則遏糴自私不令出境夫鄰國之民皆吾同胞也獨可視其饑而死乎彼不資於成熟之地則無所仰給勢必侵奪我矣我亦安能專有其富

哉假如己當荒歲而人亦閉之我將何賴焉且平時穀賤傷農偶遭穀貴使之出糴亦足以利民民知所利則凶荒之年亦必有通販以濟之者亦不患於民之饑以死也其利豈不博哉故有天下之志者當知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務開通糴之門而深嚴遏糴之禁斯可耳

予所歷仕之處多遇救荒在建寧則發廩以平糴在弋陽則發廩以賑濟此則所蓄有限久亦無以繼之在揭陽則招商通糴在袁州則誘商販穀皆不限其價此則庶幾惠而不費矣然貧民亦無由得糴也在吉

安置安插之饑則議借官銀數千兩給大戶爲糴本使之通販而不問其利之所得其後但收其原價而已此亦通融之一術也但議未行而官即遷矣此外再無善術惟有民間自相稱貸官不勞而民可贍然亦須使民有菽粟如水火也此爲政者所宜留意焉

治水之法

禹時河道從大伾過洚水其下播爲九河入海是爲北河大伾在黎陽縣大河垂北之地黎陽今大名府濬縣也北已湮塞二百餘里則爲隋永濟渠永濟渠在今開州西北九十里即衞河所經也元時水運自南

達于中灤而逾至淇門中灤蓋近大伾之地而淇門當亦入汞濟渠處也從此北下則爲降水矣自秦始皇伐魏引黄河水決滎澤以灌梁城由是河從南出是爲汴河經泗下流合淮以入于海此北河之所以漸堙而酸棗瓠子之間所以常决也酈道元以爲禹塞滛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則誤認爲禹功而不知爲秦事矣夫大伾以北中灤淇門之間禹河故道所在開濬不過二百餘里入力似亦可施但河復北流則汴渠必竭何則滎水失澤故也梁無巨浸所恃者滎澤之瀦耳瀦必有隄

以蓄水滎本濟水之所溢未潴則爲陂既潴則爲澤
周禮豫州其浸波溠蓋即此耳孔氏以滎波爲一木
其說是也滎澤既決則不惟舟楫難通而灌溉亦無
所賴此其害豈小小哉欲復禹蹟宜圖潴滎如難用
力則順令水勢先瀦下流隨時制宜不必盡求復古
亦可也然後世治水所以迄不能比於禹蹟者蓋亦
有由以戰國時言之濟與趙魏之間遺河入海之道
也濟在河東作隄距水二十五里趙魏在河西亦作
隄距水二十五里兩隄相去五十里水勢有所遊盪
而戰國未隄之前水道廣者當又不止五十里而已

古者治民惟急先務上下勤恤同堂衆精不分心於所不急之事而拳拳以不得人為憂得人以任之使得展布四體竭誠效勤工雖久役民不知勞此成功之所以克告也秦漢之間水至而去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由是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稍欲治之則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此賈讓言於哀帝所謂與水爭咫尺之地也殊不知去室廬毀山陵夾隄岸徙民而振業之此皆人功所

造禹亦豈能含此洪哉至於後世則自利者多信道者少有可通流輒為勢阻怨亦難於任矣况今河出汴渠蹟非禹舊兩涯之間豈復有五十里者乎要亦僅如賈讓隄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云耳其下流壅塞宜矣世之治水者豈不知下流之先濬哉顧淤澱之區不寬則奔騰之勢必迅疏濬未深汙填已至偶乘新漲盡廢前勞兼以才力易窮工程難繼功惟專責莫知大役之艱人各異圖終鮮同心之助當斯時也民勞多怨物論有稽求免於罪且不可得而況於望有成功乎夫天下無難為之事而有難為之時

使人人知當務之爲急而當事者又能悦以使民尚何患事之難爲哉不然而欲隨世以就功名則亦徒有勞民傷財而已

江淮河濟各出一源而能獨達于海故謂之四瀆禹順其獨達之性而治之不使相混蓋有深意存焉四瀆皆水之大者而河之發源尤遠其大尤非他瀆比曹濮之間水所常决之處九河之外於此又通一渠則順流東下亦足以殺河勢然但使之從大伾而北者誠以曹濮之間濟水所滙二瀆合流則濟北濟南之地將不勝其汎濫矣亦梁以下亦然觀秦决滎澤灌

梁而引河南注下入泗流以通于淮滎亦濟所分也三瀆相合勢必難容陳鄭徐邳之區常不免於水患其以此歟禹貢言淮入于海孟子乃言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非也蓋當時淮有三洲南與江通則與泗水排注于江此當江之下流與海會處而三洲又淮之支流非若大瀆入海者之直達也故淮入于江而不爲患耳禹之治水其慮豈不遠哉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疏瀹決排是也河流甚大而水且多沙下流圩塡則上流汎溢故分爲九派雖有圩沙必不盡塞且易通滯水始有歸疏分也此治河之道

宜疏也濟水性重而其行悍疾自發源以至于河則絶河而南或伏或見東北會于汶以入于海汶在齊魯之地其間有泉從地中湧出者甚多而皆會于汶即濟水也漯亦濟之別泒也此當通其泉眼故曰瀹瀹通也如管籥之通其竅也此治濟漯之道宜瀹也漢水入江汝水入淮而亦從淮分流南注入江以達于海汝漢上流皆有壅塞决闕也開闕以去其壅塞也此治汝漢之道宜决也此三者皆濬導之意恐水道之有壅也惟淮泗之治則隄障之蓋淮有三洲其地與江相近不當淮瀆之衝可以田耕民必聚廬成

害所慮者泗水入淮分流至此時或有漂沒爾則排而去之以注于江前所謂汶水入淮而注江者亦同此派三流合而水勢盛矣排爲隄以防水也此治淮泗之道宜排也蓋與曲防以病鄰國者不同矣又泗性一源秦漢以上河與濟汶尚未相通水過泉微其流易竭何以資灌溉利轉輸乎意必古者已爲斗門以時畜洩豈宜立待其涸哉今泗之上流首受濟汶下復受河三流同渠循若水盡則在古可知矣然則泗上之斗門當不自近代始也併記于此以備參考云

## 兵要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要盡於此矣後世多以智力相尚遇勝己者則爲所屈矣故智力有時而窮尚智力則有假於天時以一人之疑有假於地利以壯人之怯凡以無人和可恃也人和者用兵之所必不可失也故戰得人和戰則必勝守得人和守則必堅遷國得人和遷則從者如市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則感人者深此得人和之本也平時不能固結人心而倉卒欲用之則絶其分少與士卒同其苦雖非厚澤至仁亦庶幾有所感激其不然則人心

渙然離矣烏能得其死力哉

武王曰受有臣億兆惟億兆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以得人心之和言也故人心和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法制曲防無不周密此不可勝之形也人心不和則如枝之離榦榦之離根部分指示無不踈遺此可勝之形也至於臨陣之時我兵則當置之死地以堅其效死之心敵兵則當置之生地以開其求生之路在我者效死則奮力者先而其氣厲此其所以必勝也在彼者求生則脅從者散而其氣分此其所以易敗也勝敗之機歸於人心而已矣

孫武子曰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

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觀此數言則武子之說蓋本聖人重愛民命之意所貴格人之心而不在於力爭雖曰謀攻而實在於止攻也伐謀者以德勝也伐交者以智勝也伐兵者以力勝也攻城者以久勝也德足以服人則侵犯之謀無自而作雖或有之亦即潛消何待於用兵哉此所謂伐謀也以其不戰而屈人故謂之上兵德不足以服人則人將侵犯結援連兵與我為敵必須用間謀以離其黨與開生路以招其脅從則渠魁失助易於成擒此所謂伐交也伐交用智次於上兵亦可以不戰而屈人者也若兵形

既成而伐之則所恃者力力強則勝力弱則不勝力而濟之以詐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多方以誤之而已詐力不及而能勝者鮮矣雖勝之則所愛子弟安保其殺傷之不多哉至於攻城則敵以其守我以其攻敵以其佚我以其勞曠日持久尤非用兵之利也故非不得已不可以攻城自伐兵以至攻城雖百戰百勝豈足爲盡善哉十則圍五則攻倍則分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此強弱之形也所計在力矣故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然大敵亦豈能期於常勝哉兵猶火也勿戢將自焚也百戰百勝而不知

弭兵之術禍將何時已邪故兵威不振則敵有玩心未易柔服也兵威既振殺伐已張於人無盡夷之理苟不以德招徠綏其餘黨則自新無由人懷必死安保其無後災乎在易夬之彖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夫揚于王庭柔乘五剛謂雖五剛陽盛君子道隆而一陰未盡猶揚揚然在上如小人之在王庭也則當孚號自厲戒備不忘不必窮兵過治使無所容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夫然後剛長乃終故曰利有攸往也孔子彖傳明言其義而說易者乃以揚于王庭誤解正名其罪顯揚於朝

此豈不利即戎之意哉夫德至於五陽之感則德威已足威人惟在我者始終一德無有二心則不久而人自化耳此何煩人力哉否則三驅不覺前禽之失而履霜轉延堅冰之漸將有勞心殫力老師匱粮而不可解者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其謂此歟

後世用兵止是力爭力爭而不用詐謀則以力角力取勝為難雖或勝之而弟子之輿尸必衆此仁者之所所不忍也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多方以誤之力爭者之要法也夫詭道非聖人之所尚然不能弭亂於未萌釀成其勢至於不得已則急於救人者必有仁

術故詭道不可盡廢焉否則宋襄之仁義鮮不敗矣

兵法以仁爲主而以嚴行之非仁則人心離非嚴則人心玩皆取敗之道也嚴與仁禮樂之別名也而謂行兵者不本於中和之德可乎

當天下國家多事而欲以兵威靖難未有不先於內治者夏少康周宣王尚矣自後如管仲相齊桓公脩內政者二十五年而始能攘強楚百里奚相秦穆公脩內政者二十六年而始能霸西戎樂毅相燕昭王脩內政者二十八年而始能報齊怨惟晉文悼公仍累世基業故能一旦而成霸功其起自匹夫不借尺土

而即成帝業如漢高祖者蓋緣秦惡已徧天下有恃
日鳥喪之心故義兵一舉而遂王關中然必燒絕棧
道惟務養民而後天下始定不脩內治不順民心而
欲興兵革備糗糧以除大患危道也其不亡者幸耳
諸葛亮木牛流馬止是製法精巧機活易行然亦必須
有人牽挽方可節其進止其在平地一牽或可數步
魏氏春秋云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
十里而人不大勞是也流馬當亦如之若遇登高豈
能自上當其下行其勢必順苟後無挽者安保其不
傾此實理也蓋亮有巧思故其製精絕耳離婁之明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苟能竭目力而以規矩繼之則雖衆人亦所能為矣以其藝入神則謂之神可也天下豈真有神輸鬼運之術哉

世之言練兵者不過習馳射擊刺之技坐作進退之方而已此其末也然亦非難事譬之學烏獲之舉百鈞其初豈能勝此任哉由十斤而試之以漸進於百由百斤而試之以漸進於千但要工夫不息則烏獲之任自此而舉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而已善人德性用事能以孝弟率人至於七年民皆

知義故可以即戎也苟無孝弟之心則必遺親後君
當其危難其不至於棄長上而不顧者幾希武藝雖
高將安用之故孟子曰君行仁政則民親其上死其
長矣又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
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矣云制梃則不待甲兵堅利也以孝弟而即能撻秦
楚則不待武藝精強也然則孝弟豈非敎兵者之所
當重哉以孝弟之心而益精武藝則尤善耳否則寧
無武藝不可無孝弟此去兵不可去信之意也
制兵之法多言八陣此以其無常名而言耳蓋地形有

廣狹短長横斜曲直隨兵多寡而分布之其勢不得不異韓信所謂多多益辨而分數明者正指此耳然大要取於首尾之相應如孫子所謂善用兵者譬之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首尾之應正見人心之同武王有三千人惟一心則其臨敵有陣之時豈忍棄而不顧哉故論入陣者不必拘於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名而貴於前後左右彼此不相遺之實但隨人多寡以為什伍部分聯屬必使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豈非先為不可勝之兵乎

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雖用之必計萬全焉豈可因貪忿興兵而以所不愛及其所愛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雖百戰百勝猶服上刑而況未必盡勝乎聖人所以慎戰爲計萬全耳然臨敵而始慎之則晚矣亦其所不得已也是以君子之息爭也不在於徵辭請罪之日而在於脩好睦鄰之初是故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告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正謂諸侯交鄰則有宴饗之禮陳俎豆焉可以不至於陳也其後孟子發明此義

而告齊宣王之問交鄰則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熏鬻句踐事吳此則所謂俎豆之事也聖賢當衰周擾攘之世所論止於如此未嘗遷就世俗功利之見以爲遠怨之方惟在於脩睦耳後世以功利爲念故焦頭爛額者率得上功而曲突徙薪者無恩澤焉殊不知殃民害物者皆此輩爲之也今之所謂能臣古之所謂民賊豈虛言哉

古者尚文不尚武故言治者惟以德先殷王太戊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謂之中宗武丁發言雍和不敢荒寧

謂之高宗以其有聖人之德可以追配成湯故皆稱宗此其所尚在德也魯武公者伯禽之玄孫也當時嘗有武功初亦不以此立廟可見先王時不以武爲重矣至成公六年季孫行父戰鞌有功以武功歸焉成公追論武公之功而特立武宮蓋行父不引君當道而導之以好武也豈非古之所謂民賊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可不戒哉

車戰法

左傳於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之下載崇卒毀車之說竊意此未必自荀吳始凡戰者大抵然

也況詐戰乎且戰之所以用車者居則以列營屯行則以備衝突夜則以待士卒寢處故周公作東山之詩以勞歸士而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此見出師之時士卒固宿於車中不但列營屯備衝突而已武王之伐紂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每車止十人耳古之車制雖天子元戎每乘不過四馬其廣不過六尺六寸就以十人寢處似亦難容要必以其半巡警而更番以宿也故十人乘兵車一乘而以逸待勞此必古制蓋王者之師惟以問罪而無敵於天下雖用戰車而實未嘗戰故以車備戰計萬全也若至於戰

則已業力爭而輕剽便儇難人為利觀牧野之師武王渡孟津陳商郊而紂旅如林來會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其時已用步卒矣其後司馬制車之法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亦臨陳應敵之分數耳如此則但以車為防而不必乘車以戰矣雖用以戰如庾斯追子濯孺子而抽矢扣輪亦止御善射者一人於平原隨宜邀利與田狩之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義同車中固不多置卒也故以卒為步卒不然則七十二人者豈一車所能容哉說者又謂兵車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尚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而又豈知

二十五人者亦非重車所能容哉朱子乃據此說以釋方叔南征其車三千之義謂法當用三十萬衆則以重車之三十五人幷入兵車七十五人之數共百人而爲一乘矣又嘗論百人之何以容哉宜乎自知其說之不通而又自以爲未必實有此數也竊意方叔人望所歸奉命以討荆蠻又當宣王盛時徵兵方服止用一車十人之法已得三萬人亦足以威蠻方矣況越千里遠征宜無車勞以先爲不可勝者而果何必以三十萬衆并走車塵下哉夫車戰法未嘗亡也人亡而法始亡耳至於末世益不逮古焉不足

用也馬不足用戰車雖不毁亦何益乎蓋驅車必資良馬車無良馬而欲以當敵則牽挽難前轉移不捷其不至於覆敗者幾希矣然則毁車以崇卒衰世之所必至也豈必自荀吳始哉

處大家大國之術

治國有二難內有大家制其權外有大國制其命然聖賢亦有處之之道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其要歸於正身脩德以立標準使之心服而已此所以處大家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其要歸於貴德尊士以明政刑使之畏威而已此所以處大國也不如是而

欲假智力以相抗鮮不敗矣

火政

左傳載子産火政止及遷徙儆備告禳之事而臨時效用則皆未詳嘗立救火法必須平時設人分東西南北爲四班各專一方一有火警即不待拘喚各救其方班立一人爲首以奮不顧身能鼓舞人者爲之使之自糾其黨拆屋以上高匠木匠扯拽以小甲汲水以火夫俱聽爲首者分屬稽查或分廢書紙張以爲驗救而得熄量其方所救人家多寡以行賞而爲首者賞必數倍於衆多或至十两少亦不出一二兩則

人始樂爲不劳餘力也推奸誤事者重責之巡捕等官惟率皂隸機快令各執木棍一根禁人搬搶財物但遇此等之人衆即亂打如軍法然不可姑息也其折倒房屋却許人搬取木植以令地空可救次日驗功以所得之木給與之仍另議賞附近人應救者亦驗其木爲功不加賞不救而無木者則罰之以爲賞資每以語諸有司漫不加意率以爲迂談也奔走火場迄無善術惜哉

說理會編卷之八終